

THE INSTANT IT HAPPENED

突发事件

—— 1906-1972 美联社优秀新闻摄影作品集

上海画报出版社



THE INSTANT IT HAPPENED

突发事件

—— 1906-1972 美联社优秀新闻摄影作品集

李志昭 编
刘定寰 译

上海画报出版社

突发事件

THE INSTANT IT HAPPENED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制版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9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2500

书号:ISBN7-80530-117-4/J·118

定价:80.00 元

序

(英文版)

出于一个简单的念头诞生了这本书稿。循着其自身神秘的推动力，它一章一节地写到了最后一页。我们曾经设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伟大新闻照片与摄影者们的意图联系起来编辑成册。然而，整个氛围很快为久远的年代所充斥，我们重又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安蒂坦河岸边，和马休·布莱迪（注一）在一起。

马休·布莱迪曾经说过：“一个精灵指挥着我双脚前行，于是我就前行”，走进了独立战争战场。一个多世纪以后，同样的动力驱使着带着照相机的人们走进越南战争的战场。

我们无意涉及历史，但在探究的刺激下，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切入，期望在历史的巅峰架起桥梁，用时代的色彩与架构更全面地装点历史。

当然，这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什么是一张伟大的新闻照片？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一张照片内在的细腻或者道出了某段历史而把它包括进去呢？确切地说，我们所称的“事件发生的瞬间”又意味着什么？

于是我们争执，我们拍案力争，并且出于修养，我们试图倾听对方的观点，常常还会喝完对方买的饮料，最终我们得出结论，整件事只不过是主观臆断。所谓“伟大”的判断因人而异。如果必须下定义，我们可以说：一张伟大的新闻照片揭示了一个事件、一个时代、一个人物、一个瞬间的恢弘与内含。

因此，久旱之后甘霖突然溅在老农脸上的那一瞬间，与一场战争爆发的那一瞬间同样会激起人们一种不可抑制的震动；在人生的历程中，一个失聪男孩第一次听见自己说话声的那一瞬间，同一位领袖人物遇刺的那一瞬间享有同一地位；音乐使小女孩离开座椅对着阳光踮脚旋转的神奇的一瞬间，则能同广岛原子弹爆炸改变世界格局的一瞬间相提并论。人们只能回首往事，并祈愿幸运多于厄运。

本书收入了许多普通的照片。这些照片勾起人们的记忆，从而带回比其本身更多的联想。因此，我们用文字加以帮助引导。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幅景象——一个被蒙着眼睛的人从一个玻璃碗里挑拣什么出来——也许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们知道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这个现在提供他们每周津贴的谢顶男子曾经穿着祖国的军服退役。另一张照片

上，两个男人背对照相机漫步在石板小径上，这看似毫无意义，除非读者知道一位是新任总统，另一位是卸任总统。这一瞬间，约翰·肯尼迪正在国家危机的关键时刻请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因此，其他的照片也有其取舍标准：一位橄榄球老将带球疾跑，其他球手紧追不舍，他们都是他的队友，他是罗埃·里格尔司，他却跑错了方向！年轻人带着枪，但他们是黑人，是大学生，他们在康奈尔大学里带着枪！人们涉水而过，照片质量不好，但这是在敦刻尔克，这是在反希特勒战争的重要时刻！丽达·海华丝(注二)穿着件丝织衣服，比起穿得更少的女孩们所展现的裸露艺术只是小巫见大巫，可是，啊，这对那个时代的老爷们来说，那震撼该有多大哟！

再来说说摄影者。读者会在他们各自的故事中注意到他们总是依靠在“本能”拍摄出一张具有轰动效果的照片。但这还远没有揭示出秘诀。他们必须在现场首要位置，必须在思维与行动之间的百万分之一秒内作出反应。

同样的道理，当南越的警察头目的手臂随枪举起时，埃迪·亚当斯(注三)的手臂也随照相机举起，这样，不管你喜不喜欢，处决一名越共嫌疑分子的震撼人心的记录便上了胶卷。同样的道理，当国旗在硫磺岛升起的时候，几小时以前差点淹死的略带近视的乔·罗森塔尔(注四)，如果没有预先堆好一小堆石块落脚，没有计算好适当的拍摄角度，他就会错过整个戏剧性的冲锋以及这个代价昂贵的胜利的象征。同样的道理，鲍勃·杰克森(注五)“鬼使神差”，违抗上级命令，呆在达拉斯监狱地下室，原地不动，当杰克·鲁比射杀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注六)那一瞬间，他举起了照相机。

本书大约有一半照片由美联社的摄影记者拍摄，其余的绝大多数由为美联社系报纸协助工作的人员拍摄，有一些由为其他杂志工作的摄影者拍摄，有些则被恰好在现场的业余新手拍到，尽管他们用的是过期胶卷和简易照相机，但却拍得很好。我们向所有这些摄影者致敬。

有些时候，他们的照片到我们手中的质量很差，带有疤痕、划痕和因日久形成的斑点，也有一些照片到我们手中时已经经过修饰。我们对这些照片一概不予修饰，包括三位英国女皇聚首悲恸的动人照片。那张照片的玻璃原版在拍摄后几小时不巧被丢弃了，留给后世作为历史记录的只是一些原件的复制品。长崎上空升起的蘑菇云拍摄得很好，轮廓很清晰，但我们还是选用了第一张，蘑菇云在广岛上空升起的那

张，因为这是第一颗原子弹，它改变了历史。那张照片碰巧被一位空军中士拍摄下来，他在最后一刻拿起照相机，透过机尾炮塔的条纹有机玻璃拍摄了这一瞬间。

摄影师们在无数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中受益匪浅。马休·布莱迪费力地将乳液涂在玻璃板上，然后把一种叫作“写真机”的笨家伙吃力地装上马车，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的摄影师，算来已是有别于使用镁粉、肩扛着30磅重的“大炮”照相机(注七)的昨日摄影师的全新一代。他装备的是快冲胶卷、长焦快镜，可以轻松自如地拉拍远距离景物，他们越来越从器材的奴役中解放自己成为主宰内容的主人。

然而，今天的摄影师们，依然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个体。他们企望历史再作一次停留，凭借着他们生命、肢体、脉动、心灵的代价。出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温良恭谦让，那就是尽管科学昌明，技术进步，迄今没有人阐明怎样透过一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者一个踌躇满志挺立着的市长的体态，拍摄一张将他们与历史背景相联系的照片。他们绝对不是善于辞令的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是用他们的慧眼与快门上的手指所写下的。

今天的摄影师，他们敢作敢为，意志坚强，但绝不是麻木不仁。他们在照片上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在按动快门时是如何的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注八)。东巴那些复仇的酷刑照片也没有揭示摄影师霍斯特·法厄斯与米切尔·劳伦特付出的血汗，心灵的震撼与感情的波澜。他们所荣获的普利策大奖丝毫不能抹去那些感受。同样的，普利策大奖丝毫不能减轻麦克斯·德斯福在拍摄朝鲜难民们在炸毁的桥梁上如同蚂蚁般移动的照片时那种沉重沮丧的心情。

今天的摄影师，他们敢作敢为，意志坚强，但他们却像默莱·贝克在兴登堡号飞艇爆炸之后那样，像埃迪·亚当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把国旗交给已故总统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注九)之后那样，像博利斯·亚洛在罗伯特·肯尼迪(注十)在洛杉矶遇刺之后那样，像许多其他悲剧或震惊历史的事件发生那一瞬间所做的那样，他们首先按下了快门，然后，他们落下了眼泪。

索尔·伯特

刘定寰 译

注一：安蒂坦河——从美国南宾夕法尼亚经西北马里兰流入波多马克河。
1862年，附近的沙泼司堡南北两军曾发生大战。

马休·布莱迪（1823—1896），美国摄影家。

注二：丽达·海华丝 Rita Hayworth，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好莱坞艳星。

注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随军摄影记者。

注四：二次大战中美国著名摄影记者。

注五：美国摄影记者。

注六：奥斯瓦尔德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疑凶。被捕解时被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枪杀。

注七：“大炮”相机 Big Besthas，原为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大炮，此处指早期大型长焦照相机。

注八：直译应为“不能显示肾上腺素如何在他们体内流动。”

注九：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遗孀。

注十：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兄弟、参议员。

——译者

序

(中文版)

《突发事件》(《The Instant It Happened》), 是一本世界优秀新闻摄影作品选集, 为美国联合通讯社(The Associated Press, 简称美联社 AP) 1972 年出版。这里面包括了该社近七十年间(1906~1972)所发表的新闻摄影作品 110 幅照片, 经过精选, 采用 70 幅, 将其印行出版。

新闻摄影是直观式的图像新闻, 摄影记者用照相机镜头在事物活动现场, 把新闻事件一瞬间的景象捕捉下来, 使人了解事件的现象和涵义, 从而给人以真切动人的感受。与文字新闻和广播上的口语新闻相比, 新闻照片的真实感特别强。真实感对某些事的表达, 往往带来更大的说服力和见证作用。尽管有些事时过境迁若干年, 看了仍和当初事件发生时一样逼真动人。今日景象, 即明日的图像历史。我认为在新闻传播事业中, 新闻摄影是一种具有很大魅力的事业。

正是由于新闻摄影具有视觉的直观性, 事物是通过形象来说话, 不是通过语言文字间接来表达思维, 因此它是一种最通俗的国际语言形式, 它的传播不受种族、国界、文化、年龄、时间等等的限制, 只要有少量辅助性的文字说明, 人人都看得懂, 人人都爱看。我们常说“一图值千言”, 就是说图片本身的真实感, 具有特有的诱人作用。我们拿到几份杂志刊物, 首先要看的是其中的画报; 拿到报纸首先要看图片, 因为图片特别具有真实、感人、见证的功能。本书第 8 图《亚洲拉开序幕》照片(见 16 页)是 1937 年“八·一三”战争开始时, 我国摄影师王小亭拍的日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难民时留下的一张难童啼哭的照片, 此照使人看后既看到南站炸后惨状, 又似乎听见阵阵哭声, 它有力地控诉了入侵者的暴行。第 12 图《再见, 但并非“上帝与你同在”》(见 24 页), 是反映 1941 年初, 一位法国公民在马赛街头目睹国土沦丧, 国旗转地收藏时泪流满面之哀痛情景, 那位壮年男子的热泪, 实际上是对希特勒侵略的揭露, 它鼓舞着千千万万法兰西人民走上前线!

摄影图片的历史, 不过 150 多年, 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却进展迅速。刚开始有摄影时, 用达盖尔银版法拍一张巴黎街景要费时 15 分钟;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罗杰·芬顿去

拍克里米亚战场照片，要赶着一辆装满照相器材的大马车。可是现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有了各项先进的科学通讯器材，如激光传真机、通讯卫星、激光照排等等，东半球发生的事，一二小时就可传到西半球，西半球的事可以当天同时出现在东半球的报纸上，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已降到最小限度。图片的功能则得到很大的扩张。

本书原出版单位美联社，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也是世界最大的通讯社，成立于1892年，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共有五千多报社、广播台、电视台作为她的成员（股东），订户一万余户。该社对新闻摄影业务特别重视，设有新闻图片部，每天发布黑白和彩色照片百余张。美联社有不少著名的摄影记者，拍过不少著名的题材，提到美联社照片（AP Photo）那是有相当分量的。例如1968年埃迪·亚当斯拍的南越警官枪杀俘获的越共军官照片，曾掀起西方公众反对侵越战争的运动。1981年3月30日美联社记者罗恩·埃德蒙茨一口气拍了三张里根总统被刺的照片，为各国报刊争刊于头版头条而名噪一时。

通览这本《突发事件》摄影作品集，勾起我们对如何拍摄这些作品的联想。怎样来拍出一张成功的照片？有些照片看来似乎得自偶然的机遇，实际仔细分析，任何一张好照片，如果作者没有敏锐的观察力、艺术与技术的修养、灵活的头脑，以及热爱事业的精神，是拍不出来的。这里有时需要敏捷，有时需要忍耐；有时需要细心，有时需要大胆和勇气。在战争、动乱、灾害事件中，情况紧急，变化多端，好镜头往往取决于几千分之一秒当中。国际著名纪实派摄影家布勒松（H·C·Bresson）的摄影特点，就在于十分自然、快速地抓取最有表现力的瞬间。他1952年写过一本书名叫《决定性的瞬间》（《Decisive Moment》），说明抓一瞬间的重要。如何抓好一瞬间的采访、景象，是拍好新闻摄影照片的关键。

本人一生从事新闻摄影和教育工作，处理过大量图片，晚年又触及中外摄影史研究，在长期摄影生涯中体会到作为新闻摄影工作者职业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翌年1946年曾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1947年、1948年先后与他人合编《中国抗战画史》和《两次大战照片精华》，迄今已近半个世纪，至今仍为国内外人士翻印、阅读、收藏，表明新闻照片具有很大的生命力，不是昙花一现

的纪录。它不仅纪录当代的人与事，也铸造了历史的丰碑，成为文献性的景象，永远为世人所传颂。在历史长河中，那一刹那滴下的一滴水，经过阳光照射，却是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几乎令人终身难忘。

我国新闻摄影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不容讳言，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百年来是有进步和变化的。解放后无论在新闻照片的质和量上均有所提高。可是，与世界新闻摄影事业总的水平来比，一个不足之处是拍的现场突发事件新闻比较少，捕捉一瞬间变化以反映事件高潮的照片就更少。从1988年1月起，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展览在我国各地展出以后，我们已看出自己与别人的差距。现在我们已进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正处于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时期，反映这个时代和将来变化的镜头，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我们像我们的先行者一样，忠于职守，勇敢机智地将事件的最佳景象捕捉下来，我们就能在世界新闻摄影史上，留下光辉的、历史的、永恒的一页！

舒宗侨

1993年10月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成立十周年前夕

舒宗侨（1913— ），中国新闻界前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目 录

地震	EARTHQUAKE	
过去的日子	THE OLD DAYS	Fred Eckhardt
独家头条新闻	SCOOP	Thomas Howard
维斯特利斯号沉没	THE SINKING OF THE VESTRIS	Fred Hansen
艰难时世	HARD TIMES	
沿堤防而下	DOWN ON THE LEVEE	John Lindsay
“天哪，天哪！”	"MY GOD,MY GOD!"	Murray Becker
亚洲拉开序幕	PRELUDE IN ASIA	H.S.Wong
“我们爱你，阿路”	"WE LOVE YOU,LOU"	Murray Becker
“那家伙”	"THAT MAN"	
元首高兴了	THE FUEHRER IS PLEASED	
再见，但并非“上帝与你同在”	AU REVOIR,BUT NOT GOODBYE	
风水轮流转	CHANGING TIMES	Milton Brooks
光阴荏苒	DAYS	
分分秒秒	MINUTES	
“勒克斯女士”	"A LADY CALLED LEX"	
归程	ON THE WAY BACK	
塔拉瓦	TARAWA	Frank Filan
归来	HOME	Earle L.Bunker
再来一次，心潮澎湃	ONCE MORE,WITH FEELING	Pete Carroll
硫磺岛	IWO JIMA	Joe Rosenthal
1945年8月6日	AUGUST 6,1945	Sgt.George R.Caron
“别跳”	"DON'T JUMP"	Arnold Hardy
以人作盾	SHIELD	Frank Cushing
多么甜蜜	HOW SWEET IT IS!	Byron Rollins
惊险时代	THE AGE OF FRIGHT	Bill Crouch
像蝴蝶般飞舞，像蜜蜂般螫刺	FLOAT LIKE A BUTTERFIY, STING LIKE A BEE	
“哈利路亚！”	HALLELUJAH	John Rooney
奥林匹斯山上的闪电	LIGHTNING ON OLYMPUS	Harvey Belgin
过去、现在和未来	PAST,PRESENT AND FUTURE	Francis R.Grandy
“全完了”	"SCHOOL'S OUT"	Bob Goldberg
		Virginia Schau

失落
 女神
 “把娃娃救出来呀!”
 “再见吧, 罗马”
 初犯
 读书、写字和刺刀

 河边大道和 27 号大街
 这一杯用来浇你
 倒塌……
 “他们显得多么孤独”
 教堂和国家
 “拍下了所有的小姑娘”
 “让他们瞧瞧狗是怎么干的”
 最后的抗议
 我!
 “爹爹!”
 最长的周末
 逐渐形成的思想……
 战地摄影记者的想法

 补充说明
 终于
 生命之吻
 西贡, 街头景色
 巡逻结束
 在日本
 终于到达月球
 1970 年春季
 难民潮再现
 冲出重围
 破灭的梦
 温馨的回忆
 绝望的一跃
 跑道上的一天

 盲目的战神

LOST
 THE GODDESS
 "GET THE BABY OUT OF THERE!"
 "ARRIVERDERCI,ROMA"
 FIRST OFFENSE
 READING,WRITING
 AND BAYONETS
 AT RIVERSIDE AND 27th
 THIS ONE'S ON YOU
 COLLAPSE...
 "THEY LOOK SO LONELY"
 CHURCH AND STATE
 "ALL LITTLE GIRLS"
 "LET'EM SEE THE DOGS WORK"
 THE ULTIMATE PROTEST
 ME!
 "DADDY!"
 THE LONGEST WEEKEND
 A THOUGHT SLOWLY FORMING...
 THOUGHTS OF COMBAT
 PHOTOGRAPHER
 POSTSCRIPT
 AT LAST
 KISS OF LIFE
 STREET SCENE,SAIGON
 END OF THE PATROL
 AND IN JAPAN
 AT LAST,THE MOON
 SPRING,1970
 REFUGEES,YET AGAIN
 BREAKOUT
 END OF A DREAM
 SILKEN MEMORY
 DESPERATION
 A DAY AT THE TRACK

 THE BLIND GOD OF WAR

Jack Gaunt
 Matthew Zimmerman
 George Mattson
 Harry Trask
 Bill Beall

 Perry Aycock
 Bill seaman
 Ray Gora
 J.Rarke Randall
 Paul Vathis
 Hector Ronden
 Andrew Hickman
 Bill Hudson

 Jack Bradley
 Bob Schutz

 Dozier Mobley

 Horst Faas
 James A.Bourdier
 Ray News
 Rocco Morabito
 Eddie Adams
 Art Greenspon
 Katsui Aoi

 John Filo
 Raghu Rai
 Jim Keane
 John Gilpin
 Robert Landry
 Kim Dong Joon
 Horst Faas、
 Michel Laurent
 Nguyen Kong Ut

谨将这本伟大照片的专集献给
拍摄它们的男人和女人，献给在摄影事业中死去和老去的人们，献给为此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偶一为之的业余人士，献给以献身精神、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在揭示伟大的和微不足道的隐秘时刻，用无情的摄影机追踪历史的人们。

美联社总裁兼总经理

维斯·加拉赫

地震

巡逻警莱纳德·英格汉姆星期一晚上又做那个梦：一个多次重复的恶梦，梦中他看见故乡旧金山市中心被大火吞没。

够了，就在第二天，他为他的房子买了一张价值2000美元的保险单。当晚他睡得十分香甜，可是第二天凌晨——1906年4月18日5点钟，一头焦躁不安地蹦跳着的拉牛奶车的马把他吵醒。

在城市那面的皇宫酒店，正在巡回演出的都会歌剧团的明星，恩利柯·卡鲁索（注一），正在熟睡以消除一夜的疲劳，当夜，他在齐恩肯特餐厅受到一位名叫爱尔莎·马克思威尔的青年钢琴家的款待。在附近的圣法兰西斯酒店，演员约翰·巴里摩亚（注二）也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享受款待——一位青年姑娘，以几瓶香槟酒作陪。

马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狗儿也是，总是在有预感的时候嗥叫——有几个人居然证明说，“我看见它向着华盛顿街涌来，”警官杰西·柯克说，“就好像海洋里的巨浪冲着我们涌过来似的。”

在城市的最高点俄罗斯山的顶峰，艺术家贝利·米拉德正在等待黎明，好开始画一幅旭日中的旧金山的风景画，这幅画他已经命名为“当阿尔特鲁里亚醒来的时候”（注三）。可是他没能办到，大约早上五点十二分，他一下子被抛起摔在地上，看着他下面的城市“摇动、震颤。每一声‘砰’都是一个标志，表明更多的烟囱，更多的尖塔，更多的墙柱折断了。”

城市在一股超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过的一切爆炸物的强大力量之下辗转扭动。当作为人类基础的地球造起反来，而且发出“像成千把不和谐的小提琴的噪音”狂怒起来，这股力量便以一刹那间产生的巨大恐惧淹没一切。

教堂的钟声到处鸣响。建筑物在坍塌成尘之前颤抖得像被猎犬捕获的猎物，劫数难逃的房屋在大痛苦之中吱吱作响，好像它们的钉子一下子全给拔掉了似的。然后，地震过去，大火燃烧。

旧金山整整烧了三天，供水系统的主水道涓滴皆无。诺布山上权势者们的巨宅，芭芭拉堤岸的简陋的歌厅和妓院，唐人街——在波及5平方英里的大火中全成了地狱。大火仅在炸出来的空地前面停步。

然后开始下雨，巡逻警英格汉姆回家，发现他的房子依然矗立，而且新的保险单在厨房里完好无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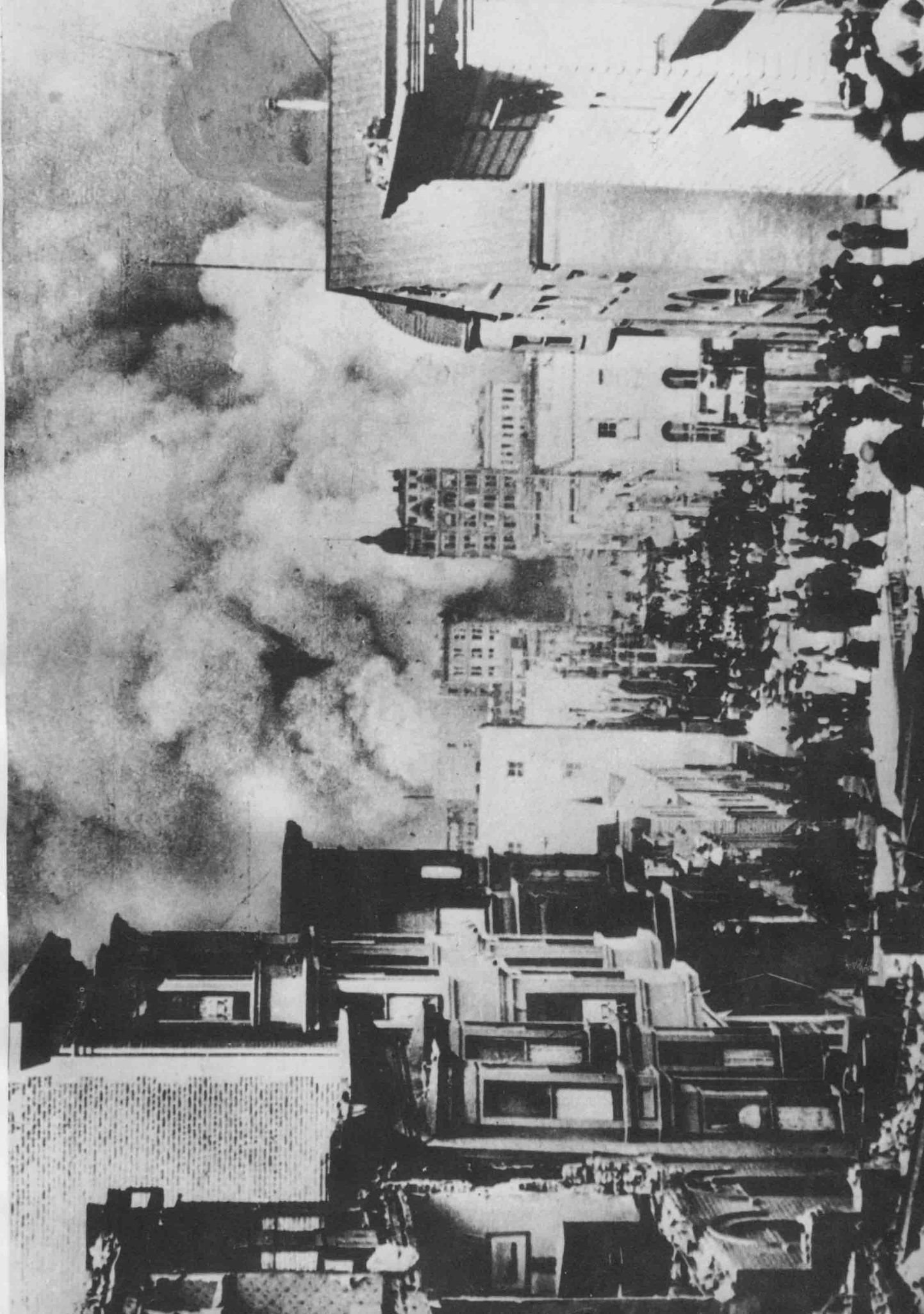
但死亡人数竟达700，25万人无家可归，而且，伸展在城市下面的致命的裂隙——圣·安德里亚斯地隙——依然存在。这就留下了这样的问题：历史会重演吗？几时呢？

摄影者佚名。

注一：恩利柯·卡鲁索 Enrico Caruso (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注二：约翰·巴里摩亚 John Barrymore (1882-1942)，美国著名戏剧及电影明星。

注三：阿尔特鲁里亚 Altruria，典出美国作家威廉·迪恩·豪威尔斯 (1837-1920) 在1894年出版的小说《来自阿尔特鲁里亚的旅人》，阿尔特鲁里亚是一个乌托邦。



过去的日子

过去的美好夏季……

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夏季是前廊里的摇椅和柠檬汁，后院里无声闪烁的萤火虫；公园里野餐时吃家制冰淇淋，也许接着游泳。

夏季的欢乐要轻柔一点，懒散一点。不会在高尔夫球场、鸡尾酒会、宴会之间奔波忙碌。野营只在附近的丛林里举行，不搞州际赛跑，也不为塞进一辆拖车而争抢地盘。

那时的夏季旅行也许是到夏都瓜（注一）去住上一星期；也许是美国人古老的爱好——坐上旅游船开出一天那么远的航程。夏季，在时间缓缓流逝之际，是永恒不变的。

1915年，美国本可以情景依旧。尽管大洋彼岸的一些国家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但这个成长到健壮的青春成年期的国家还是可以在欢乐和小城镇的自满自足之中保持松懈。

德国人开始在法国普雷斯使用毒气了吗？这对于聚集在芝加哥作汽轮旅游的7000个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土耳其某地，一块叫做加里波利的海峡上，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这有什么关系？这儿的人要到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城去。

威斯汀电气公司的“霍桑俱乐部”租下了五条轮船以供它的雇员和朋友们去旅游。人数多达2500的人群夺路走上第一艘“依斯兰德”，因为它航速最快。

7点40分，依斯兰德在芝加哥河上的码头启动，人们成行成列挤在栏杆前向岸上挥手道别。依斯兰德由于人体重量的负载开始倾斜，倾斜。一只冰箱从甲板上滑下……

甲板下面，在会客室和私人船舱里，人们跌倒成一团，原来的墙壁现在成了地板，家具和劫数难逃的人们突然挤叠成堆。恐惧变成了大惊慌。依斯兰德像一头巨大的河马似地滚向一侧，翻倒在一片污泥之中。

在加里波利海峡，弗利德里克·斯托普福德中将花了一整天为盟国军队侦察一处新的登陆地点。在美国，八百名寻欢作乐者死在离芝加哥河岸仅仅几尺的地方。

这就是1915年7月24日的夏天。

《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弗列德·埃克哈特拿起电气照明器材开始拍摄时，目睹那些捷足先登的人走上依斯兰德。一小时之后，他又回到现场。“我从高处拍下了全景照片（用一架4×5自动式新闻镜箱）。完成以后，我走下河边去拍摄生还者。”当夜，他又把电气照明器材拿去，“我看见在河上依斯兰德横倒的地方，灯光和忙碌工作的人们。”

注一：夏都瓜 Chautauqua，纽约西南的一个湖，湖边有夏季教育中心。

